

行憲四十年回憶

伊西娜珍

——思往事·懷鐵老（本文插圖刊第48頁）

首屆國大軒然巨波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我首次離家出遠門，由西康到南京出席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到了嚮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真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般，所見所聞，都是那麼新鮮、刺激，增長不少見識，瞻仰到許多黨國元老的丰采，還認識不少西藏地方政府的政要們。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拉布楞一〇八寺黃司令官正清將軍帶我們去晉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使我印象深刻，四十年來，永遠難忘。

在西康康定起程之前，祖父從老家派專差送來三封信，一封是致西康省騎兵大隊長邦達多吉先生的，請他作我的監護人。第二封是致黃司令官正清將軍的，黃將軍是我們晚輩從未見過面的遠親，祖父命我抵京後，若有重要事，可前往請教他。第三封是給我的家書，教我參加會議時，注意少講話，多看、多聽，衣着要樸實，嚴守家規，注重禮節，會後速歸……等。

我們一行有邦達多吉和江安西兩位先生，還有賈孟康、張西朗吉和我等五位藏族國大代表，另有柯饒喇嘛及數位隨員，由騎兵大隊部護送至雅安。不料途中遇到劉主席武裝走私鴉片煙的大

隊伍，正在兩路口作實彈射擊；我們爲了安全也只好紮營在那裏，亦作實彈射擊，以壯我方聲勢。記得當天同行中，我的射擊成績最佳，獲得邦達大隊長和柯饒喇嘛長輩們的再三稱許。其實我們此項舉動，完全是怕這批烏合隊伍趁火打劫，不得不如此。一路上露宿紮營，走了七天才到雅安，再換乘汽車到成都。在成都住在「中、中、交、農」四大銀行的招待所裏。赴京事由他們代爲接洽，原定三月廿七日飛往南京，不料租來的汽車司機先生，好意等候在車中，停在距離招待所不遠處，却睡過頭了，一早醒來，雖即時超速趕往鳳凰山機場，但當時班機已升空，機票全泡了湯。我們也因未能趕上參加三月廿九日行憲國大大會開幕典禮，感到非常遺憾！

四月初才買到機票，途經重慶和漢口兩地，其中最使我尷尬的是機上只有我一人單機。記得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時，我已經癱瘓了，只得由四位服務人員抬我下機。那天前來歡迎我們的單位計有西藏駐京辦事處、班禪辦事處、蒙藏委員會及西藏商務考察團團長夏古巴先生等，還有先到京城的藏籍長輩和學生代表等多人。

我下機後被護送到休息室，等稍微恢復體力，即隨大家前往國民大會辦理報到手續，我被分

配到傅厚崗第五招待所，那裏有一間女代表的宿舍，已住有七位四川籍的代表，其中一位原籍江蘇的代表，她一直很熱心的照顧我。

由於我們的遲到，當時大會主席團業已選出，藏族是土丹桑布當選主席。接着就是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簽署，這時引發了一場很大的風波，問題出在西康省河西（金沙江以西稱河西）十三縣代表的身上。原來在抗戰時期，中央爲了建設大後方，把四川省的寧、雅屬劃出，加上康屬，成立西康省（包括河西十三縣在內）。但在實際上，這十三縣早已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轄中，以致西康省政府的政令根本不能實施。省主席兼選舉事務所主任委員劉文輝，暗中自作主張，把這十三縣應該選出的代表，全由他分贈故舊及他的同鄉（大邑縣人士）等。這種越俎代庖的作法，西康省康屬的老百姓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無可奈何，俗語說：「不怕官，只怕管」。在劉文輝主席的淫威下，誰敢吭聲？可是在首都南京，藏籍先進和有識之士，多表憤慨，認爲不能緘默，否則會遺患無窮。即向中央提出檢舉與抗議，請求作公平的處理，否則所有藏籍代表要採取一致行動。我們一行抵達南京時，正碰上了這個頭痛的問題，各方傳說紛紜，好像山雨欲來之勢，

我們很擔憂事情會擴大。

有一天，突然接到黃正清伯伯的電話，叫我同札喜才讓代表到他那裏去一趟，我們匆匆趕了去，客廳裏高朋滿座，好像在商談什麼重要事件，我倆則進入另一間室內等候。一會兒，黃正清伯伯出來叫我們進去拜會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他先介紹青海的札喜才讓代表（親王），那時我才知道，她原來是黃正清伯伯的長媳。隨後介紹我，他說：「這位代表是西康藏族，木里親王項司令札巴松典的姪女，是藏族後起之……」的確，吳鐵城是位儀表非凡，和藹慈祥，平易近人的長者，他垂詢我的讀書經過及近況，我曾作簡短的回答。他特別指示我在大會期間，要如何支持中央的決策等。臨行時，我向鐵城深深鞠一躬，以表示我對他老人家的崇敬與謝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鐵城老的情形。

劉文輝殺我舅祖父

事後才明白，吳鐵城移樽就教的原因，是為了要瞭解河西十三縣代表的問題癥結所在。中央一向尊重地方權益的立場，採取了斷然處置，藏籍代表也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相忍為國，接受了吳鐵城協調各方後所作的安排。

事前誰也不會料到，西康省主席劉文輝敢如此妄為，所謂：天高皇帝遠，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他便偷天換日，掀起了這麼一場大風暴。由於吳鐵城老等的斡旋與協調下，最後中央作了最明智的裁決，「寧缺勿濫」，使這十三位代表，不准出席，行使投票權。這條新聞，在成都

的「新新聞」報上，曾有人寫過一篇短評，標題「酥油頂子化掉了」，報導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其餘的報紙，漏掉了這條不算小的大新聞。

在南京期間，我常有機會聽長輩們述說以往地方上的許多掌故，使我茅塞頓開，知道了不少事情的真相。最使我驚駭與難過的，是他們談到劉文輝在民國廿一年左右，如何暗殺了我的舅祖父（項喇嘛親王）的事。誠然，人世間種種黑暗與不平，能向誰去討公道？難怪我們在康定居住的一段時期，家裏不許我對外提到木里老家的事情。此時我才恍然大悟。返里後，祖父才進一步告訴我詳情。

歸程中，路過成都，主席劉文輝特別約見，由楊代表聲陪我前往主席官邸。首先劉文輝略為提到當年不幸之事。記得他曾假惺惺的說：往昔種種，皆是他部下所為，而非他授意的，要我歸家，向祖父和舅舅（項·札巴松典）代他解釋。又用四川諺語：「十個說客，擋不了一個戳客」拿來比喻他的處境；想用他老師和長官的雙重身份，來對我說教，那時年紀尚輕的我，只有聽的份，對這位軍閥型的人物，那裏有容我表明態度的餘地呢？！

敬若導師親如良友

在南京我們藏籍的先進們，對吳鐵城敬若導師，視若良友，佩服他公正、客觀，因他的關係，使下情能够上達，溝通了民主的管道，奠定了英明政府所應有的基本形象，為民主憲政除去了不少弊端。我對他老人家感佩之外，永遠懷念着

他卓越的風範。很久以前，曾拜讀過魏紹微先生紀念吳鐵城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在抗戰時期，魏先生奉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命令，去西康會見劉主席的情形，從這些事實中，可以認識到雄才大略的吳鐵城，早已注意到西康省的一切情形，更不敢對劉某所作所為掉以輕心。

記得前班禪駐京辦事處秘書長劉家駒先生（藏籍立委）曾說過：有機會求教過鐵城老，獲益很多。他是一位沒有官架子的長官，是一位真心解決問題而肯負責的幕僚長；他對同志非常愛護，任何問題，他一出面，便能迎刃而解。因為他不會蒙上欺下，更不會巧妙的拒絕他人，同志報告的任何大小事，均會有回示，是位革命先進中的典型人物。江安西先生（藏籍代表）亦曾說過：吳鐵城是非常人，眼光遠大，胸襟灑脫，和藹可親，他對同志，毫無地域觀念，視為一體；同志有困難求助，必會盡力解決，若有陳述，也不會不理睬，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者。

拉布楞黃司令正清將軍（藏籍代表）也曾指出，對日抗戰最艱苦時期，在鐵城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成立了邊疆黨務處，任命蒙古籍的李永新先生（已故立委）為處長，使蒙藏同胞受益匪淺。鐵城的高瞻遠矚，公忠體國，促使在抗戰勝利後，制憲大會得以順利召開，鐵城曾當選制憲大會主席團主席，他爭取邊疆各地代表們的熱心參與，實在是功不可沒。當年赴京出席行憲大會，筆者甚年輕，僅就記憶所及，追述以上幾點，即可知鐵城一生對黨國的重大貢獻，尤其對蒙藏同胞之真心愛護，使認識者均感念難忘。